

诗问



谢文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不求诗意的生活，能不求诗意的生命吗？

你是以人格的力量竖起诗的旗杆的吗？

你也不得不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吗？

你的心中不能照耀着一轮希望的太阳吗？

紧迫感是你的心理时间吗？

你选择了诗，诗也选择了你吗？

诗问

谢文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书名题字：公 木

责任编辑：岳凤翔

封面设计：平 原

诗 问

谢文利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7.75印张 2页插 128千字

1993年7月北京第1版 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90册 定价5.10元

ISBN 7-5006-1328-8/G·317

序

朱 晶

这是谢文利的第四本诗论。

198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独具只眼，出了他的第一本书《诗的技巧》。出人意料，此书竟接连重版七次；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近刊一则“树人书店最受欢迎的十本书”，《诗的技巧》榜上有名。1989年，他那567页的《诗歌美学》又出版了，据说仍是供不应求。第三本书叫《诗歌语言的奥秘》，北方文艺出版社刚刚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又要推出这本《诗问》。这似乎也可以构成一种“现象”了——在难以说得上红火的诗论界，偏偏有这么几本“火”的诗论。

谢文利是有名的“拼命三郎”。他称自己为“瘦马”，属“马”而且瘦。倒挺贴切。他的确像一匹不停蹄的“马”，一匹不辞劳苦、锲而不舍、瘦骨嶙峋的“马”！凡熟悉谢文利的，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勤奋与毅力。然而，对于他不识时务地痴迷于诗与诗论，有的朋友并不敢恭维，岂知他的书竟仍能接二连三地打动那些或游于闹市或居于僻壤的与诗有“缘”的少男

少女们。

难得文利对诗对青年作者的一片苦心。《诗问》的价值与特色也许正在于以青年为主要对象。我想，它会因此同样受到青年朋友的欢迎。

粗读手稿，我首先注意到《诗问》文体的独特性。说实话，我非常惊叹《诗问》中奔涌的文思与澎湃的气势，这十余万字上千个问题是从哪里喷出来的？！能如此连珠炮似地发出“诗问”的家伙，绝对要怀着一颗年轻的灵魂。

《诗问》通篇可以当诗来读，同时又旁征博引，处处闪着知识与思辨之光。质疑与追问是一种高智心态。《诗问》的文体使我想到了中国古代诗话及西方某些现代哲学家的笔法。清代薛雪的《一瓢诗话》有这样的句子：“昌黎先生云：‘陈言务去。’可知不去陈言，终无新意。能以陈言而发新意，才是大雄。古今来能有几人？若以短钉为有出，拾缀为摹神，已落前人圈套，岂能自见性情？”金圣叹评点杜诗《哀王孙》感言：“借一王孙说来。当时情事历历，岂非诗史？”而德国人尼采的论著不乏随感式的诘难，英国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笔记也有类似的句式：“人的最大幸福是爱情。假设你说到精神分裂病患者：他不爱，他不可能爱，他拒绝爱——不同的是什么呢？”美国一位叫亚当斯的学者说过：“质疑的态度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促进创造性思维所必需的。如果你盲目地

接受现状,你就不会有创新的动因,你就不会看到需求和问题之所在。所以对问题的敏感性是一个人富于创造力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举出上述例证的意思是:这种情理交融的格言式文体,灵活而鲜明,大约会成为通向当代文学青年心灵的一条捷径。《诗问》洋洋洒洒的设问、疑问、诘问,自然有强化语势的效用,但由于总体框架限定于“问”,内容及表达上个别地方就不免出现了重复、雷同甚至为问而问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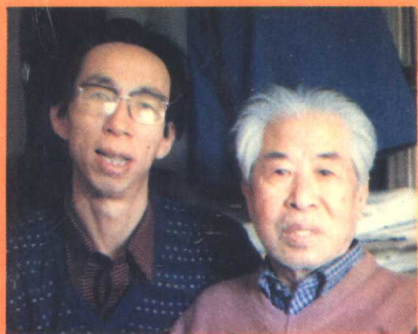
《诗问》的具体内容,博采多家,自成系统。“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文利对诗寄托着高洁的志趣。“惟陈言之务去,惟杂念之务去,惟俗欲之务去”,千真万确,语重心长,可世间为诗之人又有哪一位能完全摈除“陈”、“杂”、“俗”?话又说回来,也许正是因为今人“陈”、“杂”、“俗”过繁,才更须振臂一呼吧!书中关于自然的恬淡与人世的喧嚣,关于生命力、想象与诗思,关于诗格与人格,关于诗的“生态环境”,关于痛苦、孤独与诗情,关于翅膀与黄金,关于诗人之“狂”,关于诗魂与官场、情场、赌场、市场,关于恋爱与诗兴,关于灾难的世界与诗意的空间,关于诗与舞蹈、与音乐、与书法、与演员、与摄影……皆属清新脱俗、有胆有识之论,思路明确针对诗歌创作的要点、难点与通弊,但又不求专深,而是以知识与观念的广泛集纳适应诗歌初学者多方面

的需要。恰如师兄丁国成在文利的《诗歌美学·序》中所说：“他的诗美学有别于学院派的纯理论。尽管书中旁征博引、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美学研究的已有成果，但绝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术语搬家或概念演绎，而是由创作出发，引出合乎诗艺规律的美学结论。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创作体会，给读者特别是诗歌爱好者指点迷津。……而这，正是诗人兼诗论家优于纯粹诗论家的地方。”

遥想三十一年前初入吉林大学，班里新同学见面会上文利曾慷慨致辞，围巾一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今夕捧读《诗问》，似见“眼前香烟袅袅，桌上灯光幽柔。这时，香茗在侧、金笔在手，以茶清心、以烟钓意，或悠然意远，或精骛八极，能不皆为佳境吗”？由风华正茂而至文采飞扬，作为老同学老朋友，我深为文利笔耕的成绩高兴——“瘦马”，真诚地祈望你能铭记公木老师的教诲、青年朋友的期待，扬鞭奋蹄，跑出新的记录。

1992年11月11日

于长春



作者（左）与他的老师、
著名诗人公木教授

作者小传

一九四三年生于辽宁本溪。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长期担任编辑、记者，业余从事诗歌创作课函授及面授教学。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副编审。除诗论专著《诗的技巧》、《诗歌美学》和《诗歌语言的奥秘》外，尚有大量抒情诗作、报告文学和评论文章散见于报刊。

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世上最美妙的乐曲，莫过于我写满了一页稿纸之后，将其从稿纸本上撕下来的嘹亮声；或者将写好的一迭稿纸用双手捋将起来，在铺满霞光的写字台上顿齐的啪啪声……

那不是只有我才能欣赏的美妙动人的乐曲吗？

那不是只能使我产生欣慰感和幸福感的美妙动人的乐曲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诗歌创作的格言式随感录，内容重在思辨诗人创作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及其与作品的关系。作者了解诗歌青年，曾著有深受他们欢迎的《诗的技巧》、《诗歌美学》等书；在此书中，他又通过一则则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提问，似问实答地阐释了诗歌青年普遍关心的诗人与生活、创作与情感、诗格与人格等重要问题，肯定会给广大诗歌青年乃至一切文学青年以新的深刻启示和良好教益。

目 录

1. 不求诗意的生活,能不求诗 意的生命吗?	1
2. 你是以人格的力量竖起诗的 旗杆的吗?	43
3. 你也不得不背负着精神的十 字架吗?	70
4. 你的心空中能不照耀着一轮 希望的太阳吗?	76
5. 紧迫感是你的心理时间吗?	85
6. 你选择了诗,诗也选择了你吗?	90
7. 人们是怎样从不同的角度审 视诗的呢?	97
8. 你的诗是怎样孕育和诞生的?	102
9. 诗不就是诗人感情的肖像吗?	133
10. 爱不正是诗的激素吗?	154
11. 你是怎样操着诚实的谎言和 清醒的梦话的?	160

12. 你的诗中是否闪烁着一尊自 己的维纳斯?	168
13. 你善于用独特创造独特吗?	191
14. 你种植的花木正绿化和美化 着千万人的记忆吗?	198
15. 关于我自己,又能说些什么呢?	214
后记	238

✕
17

1 不求诗意的生活，能不求诗意的生命吗？

你不也是从少年或青年的梦境中走出来的吗？不也是决心倾注毕生精力，用梦话来维妙维肖又活灵活现地描绘那些令人神往的梦境的人吗？

你可能是儿子或女儿，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可能是工人或干部、军人或学子……在家庭和社会这众多的角色中，你最喜欢扮演并最引以为荣的不是“诗人”这个角色吗？

不同的人生追求便有不同的人生舞台：有的人把舞场当舞台，有的人把市场当舞台，有的人把官场当舞台，有的人把会场当舞台，有的人把战场当舞台，也有的人把情场或赌场当舞

台……

你不是把版面当作舞台的吗？你能让自己的灵魂独唱独舞，从而形成一个吸引众多观众的强磁场吗？

你的许多行为都曾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吗？有人因此便嗤笑你呆、疯或痴吗？

事实上，呆是由于专注，疯是由于热烈，而痴则是从事任何一种事业所应具备的心理素质之一。君不闻“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诗人能不能是痴人吗？

在月的不断变化着的阴晴圆缺中，人世间繁衍出多少波诡云谲的故事？你的心中澎湃起多少波澜壮阔的诗情？

雾漫山野、雾漫城乡、雾漫人生……

你不是身陷雾中又心游雾外的吗？

你在悉心观察着那些全身心都出入于雾中的众生相吗？

你常常把别人的眼睛视为大海，并总想从中打出点什么吗？

你在与人对视时，彼此都能潜入对方的眼睛里面吗？

你在与物对视时，彼此都能活在对方的心灵里边吗？

从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他那躁动不安的生命的活力吗？

不会或不肯将自己的生命力注于诗中的人，可能得到一堆方块字，或者一堆分行排列的韵文，但能得到诗吗？

你所应该珍视的，是眼前摇曳着的那枚绿叶、那片绿荫呢，还是心头升腾起的那团绿意？

不论是酷暑严寒，还是暴风骤雨，你的心田上总是茂盛着一片绿油油的意念吗？

能在平凡中见出不平凡、见出美、见出诗，是不是因为你既不囿于习惯势力的束缚，又不屑于习惯“视”力的制约呢？

惠特曼曾经这样写道：“在雪花纷飞中，踟蹰于树林里和道路上，约摸两个钟头。微风拂过松林发

出音乐般的低鸣，清晰奇妙，犹如瀑布，时而静止，时而奔流。此时视觉、听觉、嗅觉，一切的感觉，都得到了微妙的满足。”

你是否也曾无数次地产生过这种“微妙的满足”感呢？它不正是大自然恩赐于你的最佳礼品吗？

人类不是在大自然中诞生，并从大自然中走来的吗？

亿万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得种地、汲水、摘果、挖煤、淘金、采石、锯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大自然乞讨！

在大自然这位富有而慈爱的母亲面前，人类不就是个永远都无法断乳的孩子吗？

自然界的恬淡、亲和能不使你想到自己的困窘与坎坷、磨难与痛苦吗？能不使你意惹情牵、跃跃欲试，以便闹中取静、静中求谐吗？能不使你翘盼着人世的喧嚣、拥挤、争斗和倾轧遗忘了你、放逐了你，以便让诗意化了的的生命拥抱着你、绿化着你、蓬勃着你吗？

我们曾经笃信“人定胜天”的口号，豪迈地向大自然宣战、向地球开战……然后，便是无可奈何又可怜巴巴地接受大自然咄咄逼人的惩罚了。

事实上，人类大可不必数典忘祖、丧心病狂地与大自然为敌，因为大自然本是人类的摇篮、人类文明的摇篮和艺术美、诗意美的摇篮……

君不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得意之语吗？君不闻“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倾心吟唱吗？

大自然给了我们以同样的景观、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机会。那么，你该怎样通过自己的主观审美去重新发现和观照它呢？重要的是能见出一片风景的色彩、听到一片风景的声响、嗅到一片风景的清香呢，还是能洞悉它浑厚的美质、品味出它醉人的情调、把握住它生命的活力？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你在观赏着山山水水的表情时，能够钟情、尽情、忘情地抒情吗？能够睹物伤情、触物生情吗？能够物我两契、移情于景并使情景互为其宅吗？

怎么“会心山水真如画”呢？原来，“会心”不就是指山光水色有我则美、有我才美吗？

所谓“山光水色有我”，不就是指“山光水色是我、是我显示出的真我”吗？而山光水色与“我”比较，则不过是我心中的一个境界，一个被我的感情色